

福清鄉情 專版

福建僑報 國際日報 合編



“漳”顯“牛” 不吹牛

今年農曆歲逢辛醜，俗稱牛年。不說點“牛話”，似乎對不起這頭12年來一過的“牛”。

衆所周知，牛與人類結下不解之緣，在農業生產上有着巨大貢獻，即便是農業走向機械化，人們還呢稱拖拉機為“鐵牛”。

在人們傳統觀念中，牛具有忠厚樸實、甘於奉獻、腳踏實地、埋頭苦幹等優良品質，這也是牛文化的精髓所在。

漳州方言習慣將母牛說為“牛母”，公牛說為“牛公”，甚至將牛擬人化，誇贊人常說“真牛”“牛人”；稱有杰出貢獻、享有名望的人為“大牛”；把享受少、付出多、任勞任怨的人喻為“老黃牛”。牛長年累月在田間地頭犁耕，經常渾身泥土，漳州人便把不講究衛生的人比做“土牛”；把目不識丁的人比做“青眼牛”（瞎牛）。有些做父母的給孩子取名喜嵌“牛”字，如“阿牛”“牛仔”“大牛”“細牛”等，寄望孩子將來像牛一樣勤勞、一樣誠實地做人。

漳州的俗語諺語很有特色，“無牛使馬”，比喻缺少主角，勉強用其他角色代替；“做牛做馬”比喻甘願效勞，報恩于人；“老牛拖破車”比喻慢吞吞；“牛仔不識虎”比喻年輕人無所顧慮，敢作敢為；“人心肝牛腹肚”比喻貪得無厭；“牛無食過岸草”比喻嚴守規矩，不逾越道德底線；“多牛踏無糞”比喻沒組織安排好，即使人多也沒多大效果；“牛相抵踏死雨溜”，說的是水田中兩頭牛抵角比拼，踩死泥鰍（雨溜），借指雙方爭鬥殃及其他。

以臨臨新年，漳州人習慣買一張《春牛圖》，圖中繪有春牛和牧童，不同年份的畫面各有不同，既有指導農事活動的作用，也有寓意年景的豐歉。每年除夕，農家人要在牛棚張貼用紅紙書寫的“六畜興旺”“金牛迎春”等聯語。冬至之日，農家人給耕牛放假休息，不用負重勞作。民諺：“牛放冬，圓仔粘頭糞”，說的就是冬至這天，要在耕牛角粘附一兩粒冬至圓，藉此表示對耕牛的敬重。同時，希望耕牛在來年農事活動中，牛勁十足，任勞任怨地耕作。

漳州民間愛牛敬牛的風俗還真不少。《漳州市志》中記載，春天趕牛上山放牧時，要用牲體祭祀山神和土地公，祈求牛群平安。牛為役畜，農忙時要特別照顧，早上給耕牛吃稀飯或飯團，晚上灌牛酒、加青草。冬天和初春雨季要給牛喂番薯大米粥，並定期灌牛酒。過去，貧困農家一家養不起一頭牛，常常兩三家合養一頭牛，輪流護養，共同使用。缺牛戶向農友借用耕牛，農活完成後要用紅布扎牛角，並加上幾粒紅米圓一起送還牛主。小牛初次下田耕地時，要在田頭插紙錢敬土地神。宰殺病、殘、老牛時，屠者要托辭加罪于牛（如踐踏田園、角鬥等），並說明是奉天命殺牛，不要結怨。觀看殺牛的人要口銜草葉，雙手反叉在背後，以表示無法救援，取得牛的諒解。牛主將老病耕牛賣給屠戶後要將牛繩或牛鼻環帶回，不得回頭看。這些都說明漳州人多麼重視護牛和敬牛。

（林長華）

本報訊 近日，《漳州華僑華人社團簡史》正式刊印。該書系漳州華僑史資深研究專家鄭來發又一力作。

漳州是福建著名的僑鄉，明清以降，大量漳州人渡海謀生，敘寫了一篇篇壯闊的“海絲”華章。《漳州華僑華人社團簡史》以廈門大學漳州校友會名義刊印，謹以此書獻給廈門大學百年校慶。該書分5個篇章，涉及印尼、菲律賓、新馬、泰國、美洲等國的漳州華僑華人社團發展歷史。

漳州人下南洋的歷史十分悠久，足跡遍及東南亞各國。這些游子過番謀生，歷盡艱辛，遭遇了殖民者的屠殺，也因明清政府執行的“海禁”政策而有家難回。但他們胼手胝足、勤勉耕耘，終於在海外立足創業、開枝散葉，這些海外赤子大多心念故鄉，在祖（籍）國危難之際貢獻良多。漳州華僑華人社團作為漳州華僑華人和東共濟、溝通情誼和輔助事業發展的重要平臺，其發展歷史也是漳州華僑華人群體繁衍發展的歷史。本書的出版彌補了漳州海外華僑華人社團歷史的空白。

鄭來發先生畢業於廈門大學，多年致力於漳州海外華僑華人歷史研究，先後出版了《一路向海——漳州人下南洋》《漳州華僑人物集傳》《印尼華人史話》等著作。

（梁政）

《漳州華僑華人社團簡史》正式刊印

72歲老爺爺喜圓大學夢

漳浦縣佛曇鎮72歲的楊炳輝古稀之年仍在求學，僅用兩年半時間，修完專業規定的課程總學分，獲得福建師範大學漢語言專業的專科文憑，成為福建省近5年來最年長的自學考試畢業生。

“上大學是我童年的夢想，也是我母親殷切的期盼！”當楊炳輝拿到畢業證書時，激動不已。他說，母親雖然是文盲，但非常注重教育，從小就教育他們惟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。潛移默化之中，楊炳輝心中悄然種下一顆“要上大學”的種子。

就讀于漳浦二中高中部的楊炳輝學習成績優異，但因種種原因他錯過考取大學的機會。再後來，因為家裏子女多，為了給子女提供更好的物質條件，他下海經商，在教育好子女的同時，把生意經營得有聲有色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子孫都有了各自的事業，楊炳輝開始安享晚年。但他心中一直有一個遺憾——未能圓大學夢。為了不給自己的人生留有遺憾，當時70歲的他做出重要決定——參加大學自學考試。

因為平時文學功底比較扎實，再加上喜愛傳統文化，楊炳輝報考福建師範大學的漢語言文學專業。一想到學完這個專業，可以幫鄰裏鄉親寫寫東西，幫村裏做些文案宣傳，發揮餘熱，楊炳輝心裏便樂開了花。但漢語言文學專業共有12門功課，並且自考相對於其他形式的考試難度係數大，這對年輕人來講尚且不易，更何況是一個年過古稀的老人。

“年紀大了，記憶力衰退，但我摸索出一套獨有的學習方法。”說起自己讀書的“秘籍”，楊炳輝臉上洋溢著笑容。學習沒有捷徑，其“秘籍”其實就是最“土”的“笨”方法。每天，他把學習的知識點抄在紙條上，貼在床頭，睡前看一加深記憶，起床再看一回憶知識點。再者，他堅持每天學習，不管學多學少。他各個學科的課本復習資料加上學習筆記重數十斤。

楊炳輝為圓大學夢，70歲高齡參加自學考試，得到全家人的大力支持，家人總動員，開啟了“造夢”計劃。大兒媳婦為他打印復習材料，三兒媳婦每次都送他到漳州市區考試，孫子則為他安排好市區的食宿等，讓楊炳輝沒有後顧之憂。

“此次自考對於我來說，既是圓夢，又為子孫後代樹立榜樣。”楊炳輝說，他拿到畢業證書意義非凡，在圓夢的同時，更用實際行動告誡自己的子孫，惟有知識可以改變命運，勤奮才能創造未來。

（林惠卿）

「牛氣」漸濃

本報訊 最近，漳州市區各大超市、商場布置起「牛」元素，有各種喜氣洋洋、造型可愛的「牛」貼畫、掛屏、燈籠、掛飾、紅包袋等供群眾挑選，还有不少玩偶、日常用品等也設計了「牛」外觀，讓人感受到浓浓的牛年氣氛。

（周楊宇 文圖）



牛崎頭更美了

本報訊 漳州南靖縣山城鎮雁塔村牛崎頭三岔路口，地形如一頭牛，其中往漳州方向的路崎嶇，自古以來俗稱牛崎頭。牛崎頭邊的山，被當地人命名為牛頭山、牛肚林、牛尾林。

如今，牛崎頭的交通變化很大。國道319錢度成路（廈門到四川省成都市）途經牛崎頭。省道牛舊錢從牛崎頭起點，到漳浦縣舊鎮。牛崎頭到南靖縣城屬山城鎮東大路。



牛崎頭三岔路口，往南靖土樓方向有一座牛崎頭大橋，位於九龍江西溪流龍山溪珠溪，古時候是木橋，1970年4月開始建設，歷經兩年建成兩車道的石拱橋。上世紀90年代，牛崎頭大橋擴建為四車道。7年前，從薌城區上坂到牛崎頭的漳州迎賓西路拓寬改造，牛崎頭三岔路口隨之拓寬。5年前，牛崎頭大橋建設為現在箱形梁的六車道。隨着道路拓寬改造，牛崎頭三岔路口配套了綠化工程，路更寬更美了。

（徐東升 文/圖）

漳綉：妙手綉乾坤

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，漳州廟宇依舊保留着傳統節日固有的濃鬱節慶味。這味道不僅來自供桌上的貢品，更是來自各個廟宇中層層疊疊的堂彩、五龍旗以及供桌桌圍上用五彩絲綉出的慈眉善目福祿壽喜的老神仙，還有手抱仙桃似乎能一躍而出的歡樂童子。

廟口簡陋戲臺上演出的布袋戲也是節慶的標配，咚咚鏘鏘的鑼鼓敲出節日的喜慶，戲偶身上的服飾也少不了綉的工藝。曾經這些頗具閩南風俗的廟口用品和戲曲服飾純靠手工綉，大多出自漳州綉娘之手，它們也是漳綉最主要的產品。

漳綉，即產自漳州的綉品，源自唐宋，興于宋明，盛于清，沒落於民國末年的戰亂。解放後復興，如今已非市場常見之物，2009年漳綉被列入“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”，成為一項亟待保護的民間傳統技藝。

敲開漳州綉廠的大門，偌大的空間祇有幾位綉娘在綉架上穿針引綉。廠房門邊上掛着“漳綉傳習所”的牌子，顯然綉生產已經不是這裏唯一的業務了。漳綉廠的廠長陳鐘輝先生則在隔壁房間獨自品茶。出身漳綉世家的陳鐘輝是漳綉的第七代傳承人，也是福建省的非遺代表性

傳承人。這就是綉廠的日常，看似寥落，卻也自在。此時綉廠所在新華西路水馬龍，這條百年老街一直是漳州最繁華的商業街區，也見證了漳綉以及漳州綉廠的興衰。

綉娘郭惠玲今年47歲，她出生在漳州有名的綉村——甘棠村。甘棠村曾經是漳州盛產綉娘的四個村莊之一。從她記事開始，奶奶和母親都是綉娘，於是她和姐姐就自然而然接受了母親的引導，拿起了綉針。郭惠玲和姐姐綉得最多的是廟口所用的桌圍、五方旗、堂彩、橫楣以及神像所穿戴的龍袍、龍裙等。漳州廟口文化濃，重神明、多節慶，祭祀活動也密集，特別是到地方神誕日，為神像換新衣就是更隆重的慶典，神明用品消耗量相當大。龍鳳麒麟、花卉動物和各路神仙是綉娘們綉得最多的題材。酬神除煞、答謝神靈，獻戲總是少不了，早年當地的薌劇和布袋戲因而發達，對戲服的需求量也很大，間接推動了戲服綉的發展。

大量的活計也讓村裏的女孩子不需要外出謀生，她們大多像郭惠玲一樣，在家從事着綉。她們手裏的活計大多來自漳州綉廠。手承父業的陳鐘輝年輕的時候就常常騎着自行車到郊區派活，他把需要的花樣

畫出來或者剪出來，再分發給村裏的綉娘，他的足跡遍及城區的東門外、西門外、南門外、北門外的村莊。最繁忙的時候，郭惠玲和她的伙伴們幾乎每一星期都要進一趟城，將做完的綉品送回廠裏。這門家傳的手藝不僅是她們貼補家用的重要技能，也是漳綉傳承的主要方式。

與郭惠玲的家傳授藝不同，年紀相仿的鄭密珠一直生活在市區，在遇到陳鐘輝廠長之前她並沒接觸過綉。20世紀80年代，正值壯年的陳鐘輝接下父親手中的綉廠，為了擴大生產規模，綉廠招收了幾批學徒，邊學習邊生產。陳鐘輝先生也看到了漳綉作為職業教育的可能性，于是他開始跟職業學校聯辦綉專業班，為了更好推廣綉，他還開辦了短期綉培訓班。

鄭密珠正是被陳鐘輝廠長的培訓推廣活動納入綉廠體系。漳綉手法多樣，有空心打籽綉、直綉、車針、平套、長短針、搶針、平針、套針、桂花綉、打籽、施針、金蔥綉等技法，這不僅對專注度、熟練度有很高的要求，綉娘在看到圖案便能想到綉法的悟性也必不可少的。經過短期培訓之後，鄭密珠還是不能獨立做出綉品，于是她找到給她們培訓的阿密老師



家，又繼續跟着阿密老師學習了一段時間後，才慢慢悟出不同綉法的訣竅。

漳州華僑多，他們不僅把生活習慣帶往僑居地，也把跟這些習慣有關的桌巾、枕套、帳帽、門簾等綉品一并帶去，漳綉也隨之漂洋過海。20世紀80年代、90年代漳綉產品源源不斷地輸往東南亞及港澳臺地區，據陳鐘輝介紹僅1985年一年，漳州綉廠共出口了70餘種綉品，1200多件。

如今漳州綉廠已經沒有了原來的風光，越來越少的訂單讓許多綉娘放棄綉而另謀它路。2014年依舊在斷斷續續做綉的郭惠玲被陳鐘輝廠長招入綉廠，成為十來名正式員工之一。雖然沒了供不應求的盛況，但綉廠依舊在經營，祇不過陳鐘輝先生已經不能再像父輩一樣單一經營綉，而需要其他營生來貼補對綉的投入。由於生產力和精力有限，現在綉廠裏制作的產品以藝術性、精緻性為追求，由郭惠玲和她的同伴